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席大賓

江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九

雜記

太史八書蘭臺十志義以類從州居部次類不勝收爰別體例兎園之冊諾臯之記亦雅亦諧亦借亦寄或歌或哭或莊或戲殫見洽聞工同曲異是名曰雜大豈一事細瑣咸該包纏罔棄閒資談柄用代腹笥作雜類志

度索君謂南海君曰昔在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載矣列異記

古有温媪者經程溪得巨卵藏於家生七龍放之江媪或至江口龍輒獻嘉魚媪没葬程溪年深將圮一夕雷雨遷之高岡鄉人因為立祠唐賜額曰孝通盧肇碑記

江東廟在貢江東之雷岡其神曰石固贑人生於秦代既没漢兵擊南粤降神於峰頂告以克期已而有功遂廟祀之初曰石固廟唐大中元年里民改卜令廟録事

吳君及司戸蕭君遣康黄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因祀為配神云 江東廟記

雩都梓潭有巨樟葉廣丈餘柯垂數畝吳王芮令都尉蕭武伐為龍舟既成挽之不動占云用童男女數十人為歌樂引之乃行如其言舟忽飛入潭中男女皆溺至今夜宿潭邊者猶時聞歌唱之聲 鄧德明南康記

漢元封五年武帝行廵南部郡受上清籙於羣玉山見有玉笥委壇中忽失去因改曰玉笥每天高氣清有聲

出空中如衆樂並作及夜闃寂又如聞車馬金革之來居民畏忌遂徙其家惟學道者安居焉 臨江府志

漢武南巡詔立匡俗先生祠於舊隱 真僊通鑑

雩都縣西七十里寶石穴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崖數里一人衣黄衣擔黄紙兩籠求載因乞食船主與之及濟索錢不與唾於盤逕入石穴去船主異之視盤中之唾悉是黄金 任昉述異記

孫權定豫章至南昌觀灌城遺跡指某處當開一井開

之得古砌下有灌嬰石識曰此井開三百年而塞塞百年而遇應運者復開權大喜因移豫章於南昌以總列郡進賢縣志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余按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命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衂炙脚而愈今餘干水口沓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

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饑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余乃知洲形如鼈轉以為琵琶蓋肇於吳也 吳曾能改齋漫録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宫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懼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列前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還汝簪吏不得遂行自分失簪且得罪死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中剖之得簪 幽明録

董奉居廬山時嘗大旱縣令于士彥謁奉求致雨奉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何可得雨邪于令即身率吏士為起屋屋成欲取水沃泥圬壁奉曰毋庸且暮自當雨其夜果雨 神仙傳

晉豫章太守史疇以太肥號為笨伯 晉書羊聃傳

洪州西山有諶母觀母乃許旌陽受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者不相遠第採以作湯則香味差別耳少年飲之至於口鼻出血蓋性極暖也然

抱朴子云堯時有草夾堦而生隨月開落名蓂莢又曰歴莢又名仙茅不知所種是此否按本草注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效開元婆羅門僧進仙茅藥服之有效故東坡謝王澤州寄長松詩云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漆葉出華陀傳 能改齋漫録

吳猛以二龍負舟一宿至宮亭湖 豫章記

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至州猛將弟子至山遊觀過梁見一老人坐桂樹下以玉杯盛甘露與猛猛飲

其半以半飲諸弟子又進至一處見玉宇金房輝彩眩目多珍寶玉器有數十人與猛共言若舊識為猛設玉膏弟子竊一寶欲回示世人梁即化纖細如指猛使還寶梁復如舊 述異記

蠡湖有物大如水牛到宣城下璞卜曰是廬山君鼠也 郭璞傳

庚樓正對廬山之雙劒峰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庚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

山煙雲都在几席間真絶景也庾亮嘗為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闗爾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録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陸游入蜀記

顧愷之字虎頭有雪霽望五老峰圖圖畫見聞志

廬山簡寂觀乃陸脩靜之居也觀出苦筍而味反甛歸

宗寺造鹹虀而味反淡山中人語云簡寂觀前甛苦筍歸宗寺裏淡鹹虀蓋紀實耳張芸叟簡寂觀詩云偃松拂靜煎茶石苦筍撐開禮斗壇歸宗寺詩云淡虀苦筍千人供清磬華香一谷傳亦足以紀事 能改齋漫録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彥周詩話

陶淵明山海經詩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

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形夭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形夭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譌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余謂紘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塡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形夭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與干戚之猛邪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以入社淵明攢眉而去 廬阜雜記

謝靈運恃才傲物見遠公肅然心服 三藏記

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子髮鬚而鬚美面與身戾非令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飭三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邪遠笑而不答 高仲靈鈔書記

殷仲堪出鎮荆州道經廬山與遠法師講易 遠公年譜

遠弟子慧安立芙蓉十二葉於泉水中因波轉以定十二時同前

洪覺範云南昌千嶂深秀處忽生水沉竒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按李長卿先生西山記云晉沙門曇顯創大殿焚香禱於崖山側忽生香木大堪為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聞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畧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來時晉亂盜賊縱横禪師燃長香數百插山前後香煙結成

雲霧圍鎖兹山賊至但見懸崖陡壁遂不能前眞嚳語也陳弘緒寒夜録

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井中得木簡長尺廣二寸有字隱起曰廬山道士張陵拜謁木堅白字黄酉陽雜俎

世祖於湓城得五尺刀十二口應永明享歷之數焉蕭子顯齊書

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而下飛日曈曨而上度張説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凡淹説所謂霞飛

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麥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墜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勃取以配鶩耳不知者便以為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余又按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成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雖不當

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能改齋漫録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搆矣及以紙筆巡讓賔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詣宴所極歡而罷 周翼聖唐

李灌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嘗次洪州建昌縣倚舟於岸岸有小篷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臨危指所卧黒氊曰中有一珠可徑寸將酬公恵及死氊有微光溢耀灌取視得珠買棺葬之密以珠内口中植木誌墓後十年復過此時楊憑為觀察使有外國符牒以此人客死建昌逆旅逆旅三人皆被梏訊灌乃告縣僚偕往郭墦伐樹發棺而貌如生於口中探珠還

之其夕棹舟去不知所往 獨異志

玉山在興國上有石桃故老云昔寒桃生於嶺巔隱淪之士將取其實因變成石 鄧德明南康記

興國上洛山有木客形似人語亦似人遥見分明近則藏匿自言秦時造阿房宫採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斫杉枋與人交市易人刀斧交關者前置物枋下卻走避之木客尋來取物下枋與人隨物多少甚信且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殯葬嘗有山人行遇其葬日出酒食啖人

山有石墨可書南康記又云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蝌𧍢之十道四番志

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有鵲巢其側每食必飼之後有失布者誣以為盜繫獄月餘鵲止獄似傳語狀其日遂傳放赦官司詰所從來云路逢元衣素衿人相告三日赦果至景逸出獄乃知元衣素衿者鵲也物之靈異如此朝野僉載

鍾紹京縣十代孫也工草書世號小鍾則天時宫殿門
扁多出其手唐中宗景隆中拜中書侍郎進中書令越
國公皇甫徹詩有云唐元佐命功輝煥何烈烈紹京䖍
州興國縣人元宗平韋庶人之難紹京夫婦出入為多
至今興國縣有鍾令公讀書臺吾豫章拜相自紹京始
郭子章豫章書
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人朱衣金冠乘輿自天而下
曰我採訪使者也上帝命我採訪人間事可館我於廬

山西北隅五百年後福及生民明日又降於庭明皇帝命吳道子貌其真遣内供奉持往江州建祠廟　錄異記

李泌為相帝曰誰與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為元載所嫉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闔不言勉起見其父臣嘗愧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　唐書本傳

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

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為知言舟在䖍時馬祖說法於龔公山舟聽其說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李肇國史補

陳金江西節度使部下軍士也劉信圍䖍時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塜白氣沖天有異常香氣棺中一白鬚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如新棺蓋上有物如粉作硫黄氣金素聞棺中硫黄可為藥以衣襟掬取懷歸掩墓而

去汲水服硫黄至盡入舍佛寺與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逺祖也生前好道有異人教餌硫黄云死後三百年墓當開即解化之期也令三百年矣豈即是人乎相與復視之棺中惟衣存餘化為烏有金亦無病壽考

稽神録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知元乃取懐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絶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

死七日復甦云見一水犢白額併子隨之見王訴云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三日而知元猝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朝野僉載

藥王山在奉新縣峭壁屏列其巔夸曠唐文蕭吳彩鸞仙去留藥一粒與其主人鄒舉有詩云簫聲凝露濕鶴背伴人間一粒仙人藥服之能駐顏 明一統志

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其妻厭

之求去志堅示之詩云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於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明鏡從他别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别離顔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為博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決二十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疋米

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雲溪友議

顏真卿常使其僮奴刻已所書僮輒以意修改之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即去後人為刻之乃得真云 唐詩紀事

胡仔苕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觀國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

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仲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實録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匡山慧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又以讒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為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余按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緜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

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盖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縣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匡廬也廼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為妄辨能改齋漫録

侯彝者好俠尚氣大歷中為萬年尉嘗匿國賊御史推鞫理窮終不言賊所往御史曰賊在汝右膝盖彝遂揭埒磚自擊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即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勃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

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對何為隱賊自貽其苦若是
㚖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諾其人終死不得遂以此貶
瑞州高安尉　豫章書
饒州良牧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圃立祠以
祀此外知名者盖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
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
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
氣入静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

屬有三㓜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飢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壽八十二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於饒州官次吳在饒雖無遺事可紀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為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為過云洪容齋三筆

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周墀以詩寄賀云文塲主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雞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自注云墀初年木雞賦及第嘗陪僕射守職內廷雖欣月桂居先折更

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起
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
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
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峰之下欲徵黄時門生一榜
二十二人皆和周墀詩盧肇和云嵩高降德為時生洪
筆三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東瀛褒
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青
衿新列柳間營黄頗和云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

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顔生魯衛遊多羨龍門
齊變化屢看雞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罇
幾獻酬　唐摭言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
則過之而温麗靖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
枯而中腴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
枯淡亦何足道譬如是蜜中邊皆甛人食五味知其甘
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

喜效淵明體者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者也詩之因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後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幽深紆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後欲知子厚如此學

淵明乃能近之下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耆舊續聞

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疑簡易無所本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為政難易生曰簡則易然揚雄長楊賦亦云出豈弟行簡易能改齋漫録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唐摭言

長慶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卧病於番禺逆旅遇

善易者衣大娘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某有玉龍膏一合子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持此往自能富貴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出此合則一室暄暖不假爐炭無頗拜謝受藥數日果有黄衣宦者叩門曰廣利王相召無頗從往江畔有畫舸登之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引入數十重門至殿廷一王者語曰愛女有疾知君有神膏故相邀耳令阿監引入貴主院廊宇皆綴明珠翠璫異香氤氲二女侍褰簾一女繞及笄衣翠羅縷

金之襦無頗切其脈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抽翠玉雙鸞篦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王出駭雞犀翡翠盌麗玉明瑰為贈無頗歸𥨊貨其犀已巨萬矣月餘有青衣送紅箋二詩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暖鶯飛去愁殺深宮妬落花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頃之前宦者又至迎之曰貴主有疾如初乃復往左右白王后至聞環珮之聲侍衛羅列延問主所苦無頗曰再

餌藥當去根問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不樂去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何以暖金合得在斯人處邪王愀然良久曰吾當成其事命延之别館復召曰欲以愛女奉託遂擇日具禮壻之止月餘王曰張郎須歸人間為具舟檝服飾金珠寶玉令居韶陽曰三年即一到彼無言於人居韶月餘忽袁大娘叩門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遺之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罡女程先生妻暖金合即某宫中寶

也後每三歳廣利王必夜至其室無頗為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終太平廣記

白樂天嘗煉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以元綾為質翦素絹為雲四面縁飾之染以四選香每振履飄飄如雲霧嘗著之以示山中道侶曰吾足下雲生不久且登朱府矣樵人直說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為曲謁所阻因賦一絶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

紙毛生不為通唐摭言

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內一人失名先是封川李相遷閣長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先後為𢈔既而公果主文於是擁旌旗造柴關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惟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槌院門請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

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淝神質瓌秀主司為之動容因
曰不為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因中表盜衡
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
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憤
怒既而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
最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符載後佐李隲為江
西副使失意去從劉闢 同前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為試官末送肇有啓謝

曰巨鼇負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某昨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邪一座聞之大笑同前

王建宫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詩如内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帝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録略言其善畫不云其工蛺蝶也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

舞劒器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唐賢詩句遂知名於當世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技得所附託乃埀於不朽蓋各有幸不幸也耆舊續聞

劉太眞時以禮部侍郎當天下旱奉檄徧行禱雨至信偕刺史李得勝往禱於靈峰下胡隱君祠而立應因奏勅建祠祠成劉先僊化隨報李刺史詣祠拈香亦立化鄉人遂塑兩遺像祀之廣信府志

陸羽字鴻漸號竟陵子初未知所生世傳復州鴈橋乃竟陵龍蓋寺僧得羽處初見羣鴈翔集覆小兒於下僧史鍾師得而育之欲以為弟子及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乃以陸為氏以羽為名而字鴻漸以鴈目其橋同前

蕭福保寧都樵者一日偕侶入山逢蛇戲一珠福保拾而置衣帶間復墜地蛇戲如前福保取而含諸口不覺下咽須臾遍體熱躁竟化為龍去贛州府志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宫今寫韻軒其遺址也彩鸞不止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於導江縣迎祥寺余既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間彩鸞曾遊安成福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黏連處至今不斷絶彩鸞更有此一奇也傳稱彩鸞與文蕭遇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珠林則寫於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與寒夜錄

李德裕在宜春時盧肇以文見知旣相舊例放榜先呈宰相時侍郎王起典貢舉問德裕所欲答曰何問為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起遂依次放之袁州府志

唐袁州盧肇別宜春赴舉詩曰離山且作銜蘆鴈入海終為戴角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虛明年及第第一詩固為之兆矣江西狀元自肇始肇與黃頗同舉郡中獨餞頗明年肇狀元歸太守請觀競渡肇詩

云向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豫章書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兩河鋭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為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為鎮南軍始於咸通六年能改齋漫録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氏凡十五竟抱至冤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為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

典墳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嘗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録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為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詞賦歌詩别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為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唐摭言

袁皓自稱碧池處士初登第過岳陽悦妓蘂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次岳陽桂枝香惹蘂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尅手寸心惟

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全唐詩話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邪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唐摭言

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為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為諸侯表式乃孳孳以薦賢為急

務雖州里白丁片言隻字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賔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甞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闗節不遠千里求首薦者歲甞不下數輩同前

陳象袁州新喻人少為縣吏一旦憤激為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鴈聘之累遷

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𡵆象復佐其子文政為淮帥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黄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同前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絶咸通中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腹誌一篇榮尤所推服同前

韓文公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頗師愈為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為碑版則唾之而去同前

任濤豫章筠州人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倣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隲廉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隲判曰江西境内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 同前

唐宣宗避武宗之忌為僧遊方遇黄蘗禪師詠瀑布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髙宣宗應聲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宣宗竟踐祚然自此以接僖懿遂不靖作波濤豈非讖邪 豫章書

唐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例唱狀元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喚狀元舊矣谷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故自不淺同前

鍾傳領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見傳以歷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甞帶洞庭香同前

蔡京邕州人少為僧故相令狐楚見京僧舍中楚曰此童眉目踈秀進退不懾可以勸學乃陪相國子弟遊後舉進士出令狐公門後遷撫州刺史甞稱宇内無人對僧徒則非大品之談遇道流則言五千之義接儒士則比端木之賢於仲尼論次周易則評先聖之繆郡有汝水為放生池忽一人乘小舟釣於此遣吏捕之釣者乃為詩曰抛却長竿捲却絲手擕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名之已去不言姓氏或曰野

人張頂也頂字不惑本姓王京益自矜作詩責商山四皓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郊道出湘口奪零陵太守鄭史歌姬瓊枝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權厝於此二子延近未終喪俱逝論者以妄責商山四皓而欲買山於浯溪不徒言哉京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賣雲溪友議

漁樵閒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轂以歌詩擅名嘗作玉

樹曲畧云璧月夜瓊樓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
盡豐禄直諫犯顔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黏腥血君
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轂未
第時嘗於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頼輩毆擊轂前救之
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
陳日月無頼者聞之慚謝而退盖譏當時士大夫掩蔽
人善殆比小人不若余謂漁樵特假以自喻耳無頼所
以悔過從善頓平兇暴之氣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

也葢重其言有補於治亂安危也　碧溪詩話

虔化縣金精山張麗英飛昇之所道觀在焉巖髙數百尺有二木鶴二仙女乗之鐵鎖懸於巖下二鶴嘴隨四時轉不差忒百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與鄉里女子遇其下求娶焉女子曰若能射中此鶴姻即成師粲一發而中臂即無力歸而卧病夢二女道士以手拂目而去竟至失明而卒所射之鶴自爾不復轉其一猶轉如故辛酉歳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今猶為軍士　徐鉉稽神録

高氏唐人房璘妻也筆畫遒麗不似婦人歐公云余集録已博矣婦人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余入晉中搨得高氏碑二通宛然二王書法一太谷縣令安廷堅美政頌一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豫章書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監察御史貶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彦偉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

夫使持節鄱陽郡諸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開
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為開元天地大寶
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其後列録事參軍
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户參軍二人參軍二人
録事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檢校官鄱陽縣
丞宋守靜專檢校内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七人銘
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當是十四日
鐫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鐘

然非此比也　容齋三筆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内總持寺有一碑其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啟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

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舍杜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令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孜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匡威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鎔

樂彦祺朱全忠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髙駢也而注之見僖宗紀及實録以余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彦祺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玫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惟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中書令最後者其是與他皆不復可究質矣同前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邱託序之行世齊

邱將酒灌之沈湎以牛皮裹縫投於江為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齁齁卧不止喚之久方覺乃曰宋齊邱奪我化書沈我於江因留詩曰綫作長江扇作天靸鞵抛向海東邊蓬莱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間遂化風去

景昇名峭即紫霄真人也住廬山棲隱洞臨江府志

南唐胡雄寧都人有神術賊入寇坐城上自稱胡太公跨一巨足下掩城門賊駭而退沒後土人祀為神號太公廟府志

宋元嗲嚶集云廬山真風館江南國主施財修之刋姓名於後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昪女 得樹樓雜鈔

南唐劉茂忠安福人為袁州刺史降宋入朝至淮口謁闕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于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闕吏抵罪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爾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 南唐書

宋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宋宋知其忤物

託以他故不見一日宋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挫强吳盡見先生說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王宮眷合何如李匡堯或云泰和人也豫章書

廖凝為人不好詼諧嘗讀裴說經杜甫墓詩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曰說乃劫墳賊耶聞者皆笑及在江州盛暑嘗患體燥以一大桶盛冰水坐其中其簡率如此五代史補

吉水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起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絶句云孤猿鎻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緑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能改齋漫録

天祐間洪州賣石於越王山下昭德觀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節度使劉威命舁入觀中七日内漸縮小如數尺狀已又長尺許後止七寸識者以為活也十國春秋

寧都李村有泉自石罅中出如雲蒸霧湧投雞子於中

輒熟舊傳楊筠松裔寓時有鄉人館穀甚厚而𧏙獲頗
厭之楊乃辭去以杖叩石出泉凡三坎盖以酬其湯沐
之勞云贑州府志
信州懐玉山有畫羅漢按法海院記十八羅漢唐禪月大師貫休所畫郡中每
迎請禱雨嘗有一二身飛還寺中洞天清録
范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頑好
鬬吏狡多梗公下車興庠序曉教令待賢受物一以愷
悌終日無事故嘗留題曰三出専城鬢似絲齋中瀟灑

過禪師齋之存今有養正堂及默軒　每踈飲酒緣多病公守饒飲宴有節然過客無不得其歡心不負雲山賴有詩半雨黄花秋賞健郡有提點鑄錢司廨宇廳之傍有一亭晝種菊時提點魏兼與公劇相得其亭名秋香公為之作秋香亭賦黄花之句得無意於是乎一江明月夜歸遲人間禍福何須道塞上哀翁也自知陳貽範范公鄱陽遺事録

王冀公欽若罷叅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叅

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歐陽文忠歸田録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殁於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殁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凷忍聞夸樂之聲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爲精絶同前
金橘産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

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同前

朱弁曲洧舊聞云歐陽公歸田録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宣取時公已歸潁川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播者因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

事以充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舊本亦不欲存今世所有皆進本而原書蓋未嘗出其子孫猶謹守之得樹樓雜鈔

吴奎字成象三歲能詩六歲能歷覽子史五行俱下祥符初與臨川晏殊應江西賢良詔時年十一真宗甚優異之三賜御書正德郡志

宋初有郭巫者於貴溪仁福鄉聖井祈雨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

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持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翁謂曰旱乃天數而晝夜聒井何為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耳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復違戒吹角角復墜井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儼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亦不朽敗夕見夢於鄉人曰再犯龍宮禁不得出令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鄉人乃為立祠有禱輒應理宗朝封廣潤侯廣信府志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於芝山之頂曰鹿頭大王公守饒凡民間旱即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之所徙也州民部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墳公一日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鬻於人於是令移鹿頭廟屋於此復移文於僧寺暨元豐庚申太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霶霈霑足遂狀其感應而奏之乞加旌奬朝廷下太常封為寶福侯淵之奏陳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豐恰

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鄱陽遺事錄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饒之文章應也城之下瞰數湖水脈連秀抑為儒者滋顯也於是名其塔為文筆峰目其湖為硯池且曰二十年後當出狀元治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第一

人及第公之沈機遠識良足書也同前

公守饒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享用其有窮乎同前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冥即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翌日山拆泉湧急流中得

一古器篆文欵識甚竒太守劉保衡指以為罇獻進荅詔云眷彼名區出兹古器既瓌竒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尚良切保衡繪形刋石尚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罇也當時失於稽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能改齋漫録

宋大中祥符間南康士鍾福肄業於祥符禪寺嘗手植一小松偶夜夢朱衣元冠告曰松園三尺子當策名寤而惡之累舉不第垂三十年登科南歸視松一如所夢

松高百餘尺凡四十九枝偃亞如蓋後松為震焰所燎令畫工圖之曰南康松祥符寺元年賜額甲辰燬於兵祥符禪寺志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弈棊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録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歸田録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

而命者三人陳亮佐楊億及修㣲與其一爾 同前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一詩話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為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剏余考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歷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宫棟宇隳剥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

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歷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侁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幕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盖是時公既為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知為何人容齋隨筆

龎籍明道中㠯拜殿中御史與程文惠同戊子生程已貴而龎尚山居程戲之曰君乃小戊子後為王夸甫所薦慶歷中拜相程以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

矣廣信府志

廣永豐金雞嶺在胡村坳閩浙販客皆取道於此昔有老人住嶺上捆屨嘗擣草於當門巨石上中有金雞夜見而晝隱老人不知遇款夸度嶺見石知為寶遂取之去同前

王諮父文捷嘗求嗣於仰山廟廟史夢王子出為其嗣真宗朝諮以學士出使單于諸王見其秀美送於百尺樓上以苦其心諮遥禱於仰山廟曰諮果為王之子何

困阨至此是夕雷雨交作致諂於幕次諂亦不覺達旦單于大驚以禮遣還仕至公輔將薨廟史又夢鉦鼓迎王子歸未幾聞諂卒果其日也今廟有諂像新喻縣志

峽江有黄金水昔人嘗窮水源緩步涯涘忽入巖洞門扉猶暗行數步則天日朗然若非塵世旁穿一石匱得黄金如珠者數升持歸再往則道已迷没矣臨江府志

王欽若初赴進士舉江南漕司張齊賢以書付欽若謁錢希白會錢集朝士延術者考休咎卻謝通謁欽若局

促門下因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門外之聲不知何人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願學士與之一見希白召之入欽若形貌踈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竦然側目瞻顧良久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錢戲曰中堂内果有此宰相否術者曰此人不作則已作則天下安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所缺者于耳錢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公勿輕視後希白為翰林而欽若已拜相同前

歐陽歸田録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甞過小姑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勑額為聖毋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陽語余甞按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鍇為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準祠部牒據彭澤鎮申大姑小姑已改神儀者大姑孤山釋山曰獨山曰蜀蜀孤也今下民譌言穿鑿浮偽作為淫祀何所尚哉必

也正名於義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於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雩禜於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余乃知南唐已嘗有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勅額至以聖母為稱其鹵莽曾不若南唐也能改齋漫錄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公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邕州云

劒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暈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跡甚可佳也同前

夏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臯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

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哲公登庸以别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也 豫章書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閤皆有是時温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温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録其詩云忽聞江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

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同前

晏元獻公為京兆辟張子野為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子野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兒出觴往往歌子野所為詞其後王夫人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阻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急命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

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無復誰何也　道山清話

晏元獻與兄手帖殊載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痛無極奈何奈何誌文本及寄殊生白衣服及孩兒妳子等信物柑子黄雀鮓等領訖地遠不須煩神用意況人事有何窮盡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白守分為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安泊親屬不待豐足嘗見范應辰率家人持十齋自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魚肉之價聚為生計果置得一兩好莊及第宅免於茫然此

最良圖況宦遊有何盡期兼官下不可營私然須内外各且儉嗇爲先方可議此殊家閒僕使等直至今兩日内破一頓猪肉定其兩數或回换買他魚肉亦只約猪肉錢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為宗親及相知交游言之建節之説皆虚傳也今邊事尚未息須當他重委乃建節或無恩命必不於優閒處用此職況須因干求經營方授殊一生不曾干求況今雖經位極人臣更何顔求覓是以須待出於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請結託以至勢須恬静若非有特

差則遠近高下應難推避不然則必不能求請凡虛傳者但請勿信古今賢哲有識知恥者量力度德常憂不能任者不敢妄當負愧畏重責是以終無徼求其更識高者非親畊不食非親蠶不衣徐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竊其膏血縱無禍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者理在此今因信略及之此外希順變善居不備弟殊載拜十一哥贊善十一嫂縣君坐前十二日右晏元獻公手帖余嘗謂公以童子被遇章聖觀慶

歷聖德詩名首諸公則公之為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帥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於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富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然則仁宗治致太平非公而誰大抵善觀人者不於其顯必於其幽不於其外必於其內公以書規兄嫂守官必曰廉白官下不可營私當以魏四工部為戒首尾大約本於節儉至引古人非親畊不食親織不衣茲非畏獨根諸中而不欺者邪昔東坡跋歐

陽公與其子書戒其在官欲附致朱砂迺知歐陽公所養不無所自矣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考公手帖則曾傳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草公謫辭乃云廣營產以植私多役兵而規利宋亦公門人而必為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與沈存中著書稱公對草聖語臣非不樂遊讌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道聽塗說以誣大賢余乃知小說不足信類如此　能改齋漫

錄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繁露添蓴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六一詩話

曾子固之祖曾易占南豐人知信州玉山縣坐法失官閒居十餘年執政憐之諷令至京師行次至洪州樵舍僧寺題詩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乾日薄雲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時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時慶歷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寫景不侔既而行次睢陽而卒其孫子固載柩還鄉復過樵舍值臘日雪中梅芳然此詩乃蔡君謨詩易占偶書之遂成讖云豫章書

章郇公守洪州因嘗宴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

登臺輔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浮圖遂緘祕其骰至為相猶在 同前

建昌軍南城悲猿驛東十里曰周壺進士許公岳家其間皇祐四年公岳被鄉薦覆試在南宮家人未知榜信夏四月公岳門前溪漲里人龔文遂見溪中有兩青竹雙合逆流而行文遂怪之沿岸隨而觀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許文遂觀之已饜乃投一石擊之兩竹被擊忽化為龍頭角嶄然駭人文遂驚仆移時始蘇不知龍之所

在周壼之人皆以為公岳必登第然是嵗乃不為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預薦是秋未考試已前公岳夢至池上顧見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取最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六魚中一最小者公岳寤而嘆焉是嵗開科場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魚之驗也而陳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最巨魚之驗也同前

分寧黄滋嘗行山中遇道士騎白騾顧見滋為下鞍相

語將別以所乘騾與滋戒曰善視之汝自此有貴男子矣滋受之行數里復追及乃以手扶捺騾額間得大珠如拳而去既而滋生子曰庠頴悟異常天聖中應國學舉第一明年南省復冠羣士時俊聲滿四方未殿試而屬疾仁宗手自封藥賜之有旨特展試期一日以俟庠起然竟淪殂論者以為取珠之祥同前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窗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

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歷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黄醇與煜故舊嘗為衆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誚煜者鮮矣自煜慶歷六年為首魁至紹聖四年汪革復為禮部第一然未有為狀元者撫州讖辭曰金石臺高丞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水中之洲也其後潮沙積歲而高故晏王相繼大拜文昌堰近年水道稍狭而未合狀元之出計亦不遠矣同前

馮京式之子也既登第第一初娶富弼女再娶晏殊女故曰兩娶相國女三魁天下儒京後亦執政晏元獻又一女適富弼范文正公所舉者此翁壻俱相也唐韓滉女適楊於陵張嘉貞女適郭元振張延賞女適韋臯韋執誼女適杜黄裳同時為相宋薛奎謚簡肅長女適歐陽修次適王拱辰李文靖女適王曾我明岳正女適李東陽僅一見之豫章詩話

薛簡肅長女適歐公次適王拱辰後歐公再娶小姨故

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同前

白稹宋真宗朝為饒州判官時丁謂為倅稹以片紙假五鐶晉公曰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物邪懼吾撓之耳答以詩云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闗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缺赤紅崖打白紅崖同前

元繂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進據信州為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繂五歲能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

貧不能行長舉進士攝上元令有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卧夜為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即執僧詰究姦狀僧吐實人問其故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汚是以知之　宋史

應舜臣少時拓落不羈年二十餘嘗至近里板步橋夜宿廟中有寺僧夜夢廟神騎從甚盛來謁曰守為洪州

安撫所守暫遷避焉僧驚寤晨遣其徒往視則公憩寢其中僧迎見以夢告公即折節讀書至三十八登第後果帥洪州廣信府志

吉水毛子仁諱洵年十九第進士年二十六中拔萃制科杜祁公有詩美之其文集亦有詩寄歐陽公父母之喪廬墓死焉時年三十二天子賻之粟帛以旌其孝書在國史後百有餘歳邑人楊萬里讀其文集作詞以哀之誠齋集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為一代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即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一洗崑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遊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閒集蓋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於詩山谷詩騷妙於天下而散文頗覺繁碎國憲家猷

楊察謫守信州瀕行餞送境上者十二人察作詩以謝皆用十二人故事詩曰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峰側聯吟嶰管清他年為舜牧協力濟蒼生句句着題可備一體雌伏亭叢記

呂溱字濟叔寶元中試鵾化為鵬題云九霄離海嶠一夕過天池仁宗見之升為第一溱後為中書舍人喜自重見賓客不及數言時號為七字舍人溱父為泰和令溱曾讀書泰和署中至今人稱曰呂狀元讀書處豫章

書
建昌治城北有民邵氏世奉五通禱祠之人日累百計景祐元年冬里中大疫而吾家與焉乃使人請命於五通神不能言決之以竹杯珓時老母病不識人妻子暨余相繼困甚惟五通謚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時雖寶龜泰筮弗是過矣噫五通之為神不名於舊文不次於典祀正人君子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余其可以廢乎巖巖者石可伐可磨惟德之報焉知其他李盱江神祠

記

李覯字子範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泰和縣時豫章先生為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為矍鑠翁蓋覯乃李觀之弟也觀字夢符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司愛其策為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清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請公為文以祭之太守以簡率為訝觀曰無深訝也旣而文忠擊節稱之其文曰昔孟

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尚饗觀初為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處州題詩一絶於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後終於朝議大夫能改齋漫録

江州義門陳氏自唐至宋聚族三千九百餘口並未分異朝廷屢次旌表嘉祐七年以義門盛大下矜存保全之詔江南東路轉運使謝景初郡牧呂誨湖口鎮巡檢

范彬臨門監護分析 義門記

陳策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他日其子與猾駔計售之行人策聞而自追及告以故行者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及羅紈者策不與羅紈而盡投銀於火中曰此皆質劑物也歲月既久絲力已糜脆不任用故不與器吾慮其偽也故為公驗之而後與耳 淳熙郡志

荊公日記云立春日悉剪綵為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

閤鬭聲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春日貼子詩也豫章書

荆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嘗寄荆公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黄花和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念家罷了諸縁如幻事世間惟有妙蓮花同前

東坡嘗云黄魯直詩如蝤蛑江瑶柱格韻髙絶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張芸叟云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

森然不覺令人神愯子細檢點不無利鈍然則蘇黃之
詩在當時未能純然無議芸叟又云永叔如春服既成
春酒既釃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有聲相
中有色欲有倚著曽不可得則蘇黃直須讓歐王一著
同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惟荆公東坡山谷知
之荆公云含風鴨緑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山谷云
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荆公又云繅成白

雪桑重緑割盡黄雲稻正青　冷齋夜話

王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惠洪謂多字當作親字盖欲以少對密疎對親江朝宗謂惠洪不曉古人句格此一聯以密對疎以多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也　藝苑雌黄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交如貧無妻兒寄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龍門山徙居萬安山屏絶人世専

以治經為事凡數十年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憐也續詩話

曾子固舍人為太平州司户時張伯玉璪作守歐公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加禮一日召子固作大排惟賔主二人亦不足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謂公為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試為之即令子固書曰六

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紫薇詩話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

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云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石林詩話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復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為絶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為東京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嘗以時相姓名為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境内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絶

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贅壻不為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謔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盖記前事且以自解云同前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舁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著青衫騎惡馬日

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感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啟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啟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為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為帥會丁内艱不克猶是用荆公遺意也同前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絶夏梅詩最佳英公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為逸賦樂

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泣更多中山詩話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觀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斬斷青雲梯驊騮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軍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遲殆不減胡笳十八拍也周紫芝竹坡詩話

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

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渌週遭俯視紅影移魚舠皆覩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晚婉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彥周詩話

沖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皈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真君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主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廢墜真君殛之蘇文忠公集

歐陽文忠公嘗語余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動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同前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宫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宫曰靈芝宫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宫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

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暮奠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為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盖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為之書以慰其思 同前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鼎彝數十銘識奇奥皆按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or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即其家取决焉 豫章書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黄榆緑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邪子瞻曰竹影金瑣碎又何嘗説日月也二公大笑 道山清話

孔文仲字經父宋元祐初中書舍人武仲字常父直學士平仲字毅父為户部郎兄弟皆以文章名世山谷詩

云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人不墜斯文俱來集臺省

臨江府志

荆公罷相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百官餞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行榻上有一書屏因題一絶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新喻縣志

臨川送望之守臨江云黄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使能行之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

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其詩纔二十字耳敦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為 䂬溪詩話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畊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攜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

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邪 王荆公集

李公擇喜墨見人有佳墨即攘取之他日客有自公擇所來者為言公擇懸墨滿堂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

詩戲之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蘇東坡志林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没其名徐鉉爲臣送從兄赴臨川幕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緑柳繁謂此也荆公集句送吴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能改齋漫録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吴氏居其間故與外氏飲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柴荆細逕水雲間又雜詠

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柘岡柘岡故多辛夷荆公詩云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贈黄吉父云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雋時紅躑躅為言春至每傷心又送吳彥珎詩云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同前

曾南豐為南宫舍人時相令撰秋宴樂語因問座客曰霜始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久之座客云若無全句可

偶當劈破用曾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得秋而成萬寶座客稱善既而文成頌聖德一聯云惟天為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尚已座客皆擊節賞之耆舊續聞

東坡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必為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畧

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紙尽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欣躍而散春渚記聞

東坡自南海至虔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嘗邀劉器之同叅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與燒笋而食覺笋味勝問此笋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僧善設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為大笑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真百丈法

嗣有横枝不怕石頭路來叅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鐔龍兒瓦礫猶能説此君那不知 冷齋夜話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蜀大散有喜歡嶺東坡贛詩人遇喜歡來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上而下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黄公灘坡乃更為惶恐以對喜歡廬陵二十四灘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邢凱坦齋通編

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睡起語左右曰適來

夢中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泣訴云某等無罪乞貰其命未幾庖者白云買到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夫人驚曰庶幾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能改齋漫録

曾㬅少有俊聲登天聖進士第歷三任終吉州軍事推官娶金谿吴氏有心病㬅母惡之當㬅赴省試時在家棄逐其婦㬅還不能止也治平初㬅弟叔卿監虔州税忽夢㬅至從者雖衆皆如世所畫鬼卒者叔卿問之㬅

慘然曰數年不得出正為理對吳氏寃訴爾昔者吾為不敢違母意遂坐曲情且世間欺心事莫為叔卿曰令當如何曰事已明非我本心但辛苦辨爭甚久今受命管轄五百毒鬼去矣指坐下從人謂叔卿曰汝以此輩為宜何以治之乎及探懷中得天符示之曰曾𡊮當為翰林學士賜金紫章服壽八十今以曲情棄妻倒減奪可吉州推官終身叔卿亦惻然良久𡊮上馬而襴衫穿入鐙中𡊮猶抽整然後據鞍行便回顧叔卿曰欺心事

慎勿為特來奉戒也同前

士人劉徹者博學多文預鄉薦而屈於禮部年老禱諸神忽夢至一官府立庭下見一人若皂隸輩語徹云此陰府也我實掌汝籍爾本有微禄陰功有虧今不可得矣徹懇云竭精神勞體膚從事於文者積年庶幾憐之且徹德有虧者願以告我吏云爾有弟負官錢不能償爾不少助以致非命徹云弟自支分後不肖不能保持徹何罪吏云行路之人見人患難猶且矜恤況同氣乎

豈不聞爾鄉人朱軾事邪徹曰不聞也汝歸問之徹既覺惘然自失翼日詣朱氏門詰其故軾云兹事吾未嘗語人昔年貧窶教學鄰社歲暮得錢三千行至途間遇見二人被刑錮面悲泣於道側軾問之其人云某負常平錢歲終當償無從出今將命自盡軾憐而問所負數其人云某欠二貫五百文吾時雖有三千而妻子日夕望之以辦歲事遂不免輟以遺之其人因此得釋徹默然朱五子三登進士第壽考終身贈光禄大夫同前

王元甫有詩名如動地隋兵至君王尚宴安須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寛樓外鋒交白溪邉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照闌干廬山紹聖間勅賜高尚處士以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甞跋云余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余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後余過秣陵有以元甫景陽井詩示余迺知其得名不虚也同前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髙

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煙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為啟宴張樂於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於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於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鹵誇迂濶口舌從來易得官同前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髙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燄

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爾

後山詩話

中書待制朱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迺謝朓為吏部尚書沈約與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後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

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為信而荆公之言為誤不知荆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部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嘗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荆公亦有强辨處嘗有詩云黄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邪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陰陽之精蕊動以香静自潤澤爾

所謂落英者非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上枯雖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為證故新法之行亦取舍於周官之書其大槩類此爾 耆舊續聞

宋朱軾字器之南豐人從曾鞏學性寛平輕財急義悉以祖業讓弟獨取故居曰此先人廬不可失也鄉民熊禧餞華負官逋軾傾囊濟之得不死後人名其樹為陰隲樹 明一統志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容齋三筆

董鉞字義夫自梓漕得罪歸鄱陽遇東坡於齊安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慼慼而憂柳氏亦欣然同憂患如處富貴是難能也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坡次其韻結句云便相將右手把琴書雲間宿蓋用樂天左手引妻子右手把琴書句也豫章詩話

凝之與陳舜俞養犢為騎舜俞作騎牛歌稱凝之為白雲老李伯時畫騎牛圖山谷拜其像賦詩云棄官清頴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靜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年八十餘卒官至屯田員外郎同前

信州劉煇好為險語歐公惡之有一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登公曰此劉幾也因戲曰秀才剌試官剌以朱筆橫抹之謂之紅勒帛後嘉祐中公為御試考官試

堯舜性仁賦有曰靜以延年獨髙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稱賞擢為第一唱名乃劉煇也人曰此即劉幾易名公愕然久之同前

劉季孫字景文監饒州酒務時荆公為江東提刑按察酒務至廳事見屏間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即不問務事升車而去差攝學事由此知名後知隰州卒家無餘財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而已同前

廬陵大興新田二泉熱不可掬分寧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温而不熱覆以密室往來便浴焉臨銅山熱可烹飪其流分為二派其陰泉常寒陽泉常熱飛霧如烟雖霜雪無以敗其熱然諸泉皆本硫黄氣腥而良浴者可以愈疥崇仁五峰山下有温泉常温能瀅人肌膚潤人顔色張無盡詩曰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埃換玉顔是也浴之者百病俱瘥多吉祥事獨不腥者豈神仙靈丹之所沾溉後人與 同前

陶靖節之謚文公不知出何代魏鶴山䟦東坡墨蹟云文忠雅嗜陶文公其有感於歸去來辭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吕正獻不合之時也 得樹樓雜鈔

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别纂外記附通鑑行世又纂十國紀年亦録本進呈其稾藏家司馬文正公序世不多見其書崇禎末姜浠湖前輩遊西山住霞源義塾余同歐子憲萬謁馬因同劉尹躬過掘岡尋熊西雨㑹址止於尹躬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

藏司馬文正公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光祖其謹護藏之寒夜録

旰南陸氏世雄於貲子弟矜玩好售奇訪異以為常他日遇山夫賣猨雛取而畜之甚馴縱其游息門内外無復羈檢歳久見婦女必跳梁悚抃如將近之陸氏患焉謀棓之死未施手而猨先驚畏登屋以避禍凡夜寂猨輒潛下取飲食人動則引遁無如之何會少年自虔來臂俊蒼鷹陸氏子弟往從之郊視其搏攫無虛響因就

與語薄告以猴害少年許諾為擒之即俱還據高隅發鷹鞲已發則遑遑摩空下瞰得猴處猴猶坐不動伺鷹垂迫急舉瓦以扞身鷹不能得也奮焉穿雲以逝漸眇默不可見於是主客不知所為方相慰以壺饌未敢議所以謝少年也明日忽聞空中有鈴聲少年色動意其鷹也捨杯唶嚼疾趨眎日立處仰瞻之果鷹來方復搏翔下擊猴仍用前計以自全鷹揚翮以過後一鷹繼至猴不疑也遂中其擒少年掐得所臂鷹彼鷹委猴而去

蓋少年之鷹往招之而來助者也呂次儒義鷹記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間有地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葬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於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權夢親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權被鄉薦遂登第調虔州司理乃悟虎頭為虔字而洲為州也能改齋漫錄

湖口宮亭湖即彭蠡湖下流十道志云湖神甚靈異能使湖中分風而南北宋秦觀宿湖邊惜竹軒夢神女贈

以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　明一統志

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為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甞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閬中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為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

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云云郭功甫詩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年孝子執鞭方言還云云張君自其父歸又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軒器資為之記云 豫章書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顔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猶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

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隨筆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 文獻通考

元豐八年吉水楊存宿息州旅舍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日何人宿此曰淮甸有巨商某姓名也存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語吾在某坊某家安歇又大書於所宿之房

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宿此遂行不數日商人物色之至息邸主以存言告且指壁書示之乃赴京訪存存審實即以還之商人分數百緡就寺為存祈福是年登第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吉安府志

江西通志卷一百五十九